

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

泉州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素有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这里历史文化积淀丰厚，名胜古迹
罗棋布，文物瑰宝举世瞩目。泉州是古代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，自古以来各种宗教兼容并
东西文化荟萃……

Quanzhou

作家
笔下的

泉州



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编委会 编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| HAIKU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作家笔下的



泉州

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编委会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家笔下的泉州/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编委会编.
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0.6
(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)
ISBN 978-7-80719-495-8

I. ①作… II. ①作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1377 号

作家笔下的泉州

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丛书编委会 编

责任编辑 何 强

出 品 人 何 强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网 址 www.hx-read.com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120 千字

印 张 5.25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9-495-8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总序

廖國忠

“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”丛书即将付梓出版,并在海峡两岸同步发行。这是两岸出版业界携手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成果,很有创意、新意、意义,可喜可贺。

由海峡文艺出版社、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和福建闽台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推出的“作家笔下的海峡二十七城”丛书,对海峡两岸经济区20城市(福建的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三明、莆田、南平、龙岩、宁德;浙江的温州、衢州、丽水;广东的汕头、梅州、潮州、揭阳;江西的上饶、鹰潭、赣州、抚州)和台湾7个代表性城市(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、新竹、嘉义、花莲)的历史文化,进行审视梳理和系统介绍,充分展示了两岸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。丛书的出版,融合了两岸文化人的智慧,开创了两岸出版业界合作的新模式。具体来说,有以下几个特点:

一是立足海峡、紧扣时代。丛书抓住海峡两岸27城市历史文化的精彩片段进行遴选还原,用历史的眼光加以辩证审视,用现代的情感进行勾画叩问,用精彩的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图片予以生动展示,使时代的主题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和表现。

二是选文精当、点面结合。丛书设置了“探寻历史遗存”、“拜访古代先贤”、“感悟绿色山水”、“品味地方风情”等章节,分别从物质文化遗产、历史著名人物、自然山水景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层面,进行选文组合,将当地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、民俗风

情、城市面貌生动展示出来,让读者不仅感受到闽南文化、客家文化、妈祖信俗等两岸共同文化之根的深远影响,而且也感受了海峡城市群多姿的历史风貌和独特的现实魅力。

三是形式活泼、图文并茂。丛书以散文的手法探询历史,注入现代人的情感,赋予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;书中辅以大量精美的图片,图文并茂,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,既可作为散文佳作来品,也可作为乡土历史教材来读,还可成为外地读者了解一个城市的旅行读本。

四是两岸携手、创新合作。丛书从文化寻踪入手,由两岸业界携手,在图书的编写、出版、发行等各个环节建立紧密合作,在推动两岸合作上具有典范性意义。

海峡两岸各界对本丛书的出版都给予了高度关注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为丛书题词。台湾知名人士连战、吴伯雄、宋楚瑜、王金平、江丙坤、蒋孝严、黄敏惠以及胡志强等也为丛书出版题词祝贺。

当前,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,两岸和平发展处于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机遇期。希望两岸出版业界抓住机遇,开拓进取,以文化为纽带,以发展为主题,以创新为动力,以项目为抓手,携手合作,共同努力,不断谱写两岸出版业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,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,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。

(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)





探寻历史遗存

泉州帆影(节选).....	卞毓方	03
刺桐怀旧(节选).....	宋祝平	07
与东西塔对视.....	陈志泽	10
十字街,站立一座钟楼.....	万国智	14
泉州寺韵.....	蔡飞跃	18
悠悠奎霞巷.....	吴 芸	22
洛阳桥(节选).....	茅以升	25
古桥依旧(节选).....	王巨才	28
草庵记.....	洪 群	33
读九日山(节选).....	李灿煌	39
崇武古城墙的记忆.....	林轩鹤	42

拜访古代先贤

泉州古官邸群漫步.....	陈日升	49
李贽故居小记.....	周焜民	52
走进溪溢馆.....	寸 月	56
“成云洞”遐思.....	李建民	60
焚衣从戎亦英雄.....	郑剑文	63
施琅,大海的儿子.....	李灿煌	69
想起了林嗣环.....	廖伏树	74
林外题诗临安邸.....	颜长江	78
弘一法师与福林寺.....	许晴野	82



感悟绿色山水

- 泉州日记(节选).....郭 风 89
清源山的石壁榕(节选).....刘再复 93
泉州的石头能说话.....章 武 97
清源小记.....黄文山 99
载将烟雨过西湖.....吴晓川 103
黄花槐拥丰泽街.....廖杏子 107
兴游紫帽.....王亚君 111
梦回龙门滩.....戴冠青 114
牛姆林绿意.....苏金茂 117
一峰灵秀隐幽姿.....吴永雄 120
渔村深沪.....蔡芳本 123

品味地方风情

- 籍贯在泉州.....舒 婷 129
抬石头的女人.....谢 冕 133
人共一轮月(节选).....峻 青 136
此曲只应天上有.....黄奇石 140
高甲戏的艺术特色.....邓 拓 143
雨夜惊见泉州梨园《陈三五娘》.....郑愁予 148
元宵踩街.....陈日升 151
谁能寻得观音韵.....林筱聆 153
重返故里觅瓷魂.....林兴宅 156





这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,从远古铺出一段美丽的传说;这里是世界宗教的博物馆,向今人展示着旷远的神秘与繁荣。清真寺的空灵,摩尼光佛的肃穆,老君岩的大气,灵山圣墓的幽深,静静述说着“光明之城”一页页厚重的历史;千年古刹开元寺和东西塔,“山中无石不刻字”的九日山祈风崖刻,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修建的洛阳桥,号称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的安平桥,绵延数里的崇武古城墙,无不承载着“海滨邹鲁”沉沉的文化积淀……

探寻

历史
| 遗存

泉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名 称	年 代	名 称	年 代
崇武城墙	明	开元寺	宋至清
草庵石刻	元	洛阳桥	宋至明
磁灶窑址	宋至元	老君岩造像	宋
陈埭丁氏宗祠	明	泉州天后宫	清
施琅宅、祠和墓	清	伊斯兰教圣墓	元
安平桥（五里桥）	南宋	泉州府文庙	宋至清
蔡氏古民居建筑群	清	德济门遗址	宋至明
郑成功墓	清	清净寺	宋
九日山摩崖石刻	宋	泉州港古建筑	宋至元

泉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名 称	年 代	名 称	年 代
安溪窑瓷址	宋-清	六胜塔	元
安溪县文庙	清	南坑窑址	宋-明
湖头贤良祠	清	陀罗尼经幢	宋
清水岩	宋-清	莲花峰石刻	宋-清
九仙山弥勒造像	宋元	五塔岩石塔	宋
回族郭仲远墓	明	开化洞阿弥陀佛像	南宋
施琅墓	清	诗山塔	南宋
净峰寺弘一法师 旧居	民国	延平郡王祠	清
王潮墓	唐	南安中宪第	清
青山宫	清	石笋	宋以前
安固石亭	宋	真武庙	明
沙格灵慈宫	清	杨阿苗民居	清
龙山寺木雕千手 观音	明	崇福寺	宋-清
磁灶窑址	宋、元	李贽故居	清
俞大猷墓	明	弘一法师舍利塔	1952 年
南天寺石佛和摩崖 刻石	宋	万寿塔	宋
古槎山庄石刻	1916-1918 年	新建蚶江海防官署 碑记	清
西资寺石佛	宋	永宁城隍庙	清
衙口施氏大宗祠	清	东关桥	宋-明
		魁星岩西方三圣造 像	五代

泉州帆影(节选)

卞毓方

泉州,僻居东南沿海一隅。历朝历代,除了那个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南宋,离煌煌都城实在是太远太远。因此,无论从黄河流域,还是从燕山脚下、扬子江畔,丹墀金銮的洪恩,权臣贵胄的擘画,都绝少向这方土地投注。也罢,得不到体制的青睐,那就不妨掉转目光,向外部世界寻求发展。穿越莽莽困境,穿越浩浩海空,浪迹南洋,交游百国。这样一来,倒使她平添了几分外向型的进取和超越性的审美视角。因而,也就是在这里,仿佛总是不经意之间,那种从经济的港湾,从人性人格的海平面上突然升帆出航的滕舂巨舰,曾屡屡让朝廷大吃一惊。

这是一艘宋代的沉船,静静地泊在“泉州湾古船陈列馆”里。乍一见,我就被它的硕大震撼了。船长三十四米,宽十一米,载重为二百吨。据介绍,这样一艘船只的货运量,抵得上七百头“沙漠之舟”的总负重。而这,在唐宋之际的海船中,还称不上巨无霸,只算是中等。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力!又是多么巨大的诱惑,多么巨大的挑战!难怪,泉州早在唐代就成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。“秋来海有幽都雁,船到城添外国人”,“云山百越路,市井十洲人”,就是李白、杜甫的同行们,为之奉上的一份“时代的报告”。

黎民百姓自发的创造,毕竟是有限度的,政治的渴求,经济的呼唤,才是泉州港方兴未艾的根本动力。有唐一代,当“安史之乱”



泉州

阻断了驼铃叮当的西北丝绸之路，泉州港便急剧上升为对外输出和引进的主要窗口。这种趋势，一直延伸到五代，并在宋元之际达到了高峰。既然是国际大港，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外部世界的评论吧。元初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途经这里，他在惊讶之余，为西送去了“商人云集，货积如山，简直难以想象”的新闻。同样是元末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巴都塔经过这里，又为世人送去了“大船百艘，小船无数”，“诚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，或径称世界之最大港亦无不可”的赞美。

比沉船更具生命穿透力的，是陈列馆外不远处的一排刺桐。一株株枝干劲挺，花艳似火。徜徉树下，不由又想起了一段中外交流的史话。刺桐树，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，唐代，泉州百姓就大力引种。如唐人陈陶咏泉州诗：“海曲春深满郡霞，越人多种刺桐花”，“三千幢盖拥炎州”，“刺桐屏障满中都。”到了五代，节度使留从效扩建城池，特别欣赏这种云蒸霞蔚的舶来品种，下令环城种植。这一种就种出了国际化的都市：泉州因之又得了个别称——刺桐城。



依稀让我追慕古人旷达开放心态的,还有遍布全城的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摩尼教的文物古迹。这是“夷夏杂处”、东西交融的佐证,袒露的是兼容并纳、华光四射的盛世情怀。限于行程,我只去了坐落市内的开元寺、清净寺和位于近郊的灵山圣墓。开元寺建于唐代早期,清净寺建于北宋,各有千年上下缤纷浩阔、水气淋漓的中外交往史,供你静静地翻阅,遐想。比较起来,还是以灵山圣墓的资格为最老,因此它流溢的诗情和哲思也更加绵邈沉郁。相传唐初,伊斯兰教创造人穆罕默德派四位贤徒来华传教。一贤到子广州,二贤到了扬州,三贤、四贤就到了泉州。三贤、四贤死后,被葬在荒山之麓,夜里坟墓发出灵光,乡人因而就把这山改称为灵山。

一代思想先驱李贽的故居,就挤在南门繁华的万寿街。鳞次栉比的铺面和清寒的前朝小院拥抱在一起,说不上是一种反差,还是和谐?李贽生活在明代,做过不大不小的官。五十四岁跳出宦海,专心讲学、著述。他创作的数量十分惊人,最出名的当数《焚书》和《藏书》。为什么命名为焚?又为什么命名为藏?李贽是以掀天揭地的气概走上文坛的。他清醒自己超越了封建,必为封建道统所不容,所以,有些文章留不得,只能付之一炬;有些,又必须“藏之名山”,以待后世。这该是傲世独立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吧。果然,明王朝是不用说的了,连取而代之的清政府,也屡番下令禁毁他的著作。然而,禁毁你自禁毁,有生命力的照样在社会深处曲折流传。而今,三百多年过去了,当在他故居狭小的天井里留连,仰望头顶那一方清清爽爽的蓝天,忽然想到:李贽那些惊世骇俗的高论,绝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最早经泉州港载来的外部气息(虽然明朝实施海禁,私商贸易还是很活跃的,包括资本主义的新鲜气息),应该也是形成他独立人格的时代背景。



泉州

比李贽更令我肃然景仰的,是老家在石井镇的郑成功。郑成功比李贽晚一个世纪,如果说,李贽活着的时候,朱明王朝已经日薄西山,那么,郑成功就是生活在朱明王朝的黄昏。这一情势,注定了他不可逆转的人生悲剧。历史也正是这么演绎的。郑成功自然不失为一位军事奇才,他曾以金门、厦门两岛为根据地,几番起兵北上,直逼金陵,“缟素临江誓灭胡”,“不信中原不姓朱”,场面是壮烈的,口气也是相当自负的,结局呢?却未免次次都折戟沉沙,抱恨而归。但且慢,成功就在这大绝望中从天而降了!公元1661年,郑成功改变战略,暂停北伐,先行挥戈东渡,经过九个月的血战,终于从荷兰殖民者手里,收复沦陷了三十八年的宝岛台湾。“开辟荆榛逐荷夷,十年始克复先基”!这是郑成功生命的神来之笔。功如补天浴日,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华史册的不朽地位。所以,当他英年早逝,遗骸迁葬故土,连他的灭国大敌——清朝的康熙皇帝也禁不住要撰联赞叹。平心而论,站在一国统治者的角度,那联写的还是挺到位的:“四镇多贰心,两岛屯师,敢向东南争半壁;诸王无寸土,一隅抗志,方知海外有孤忠。”

.....



泉州古城墙



刺桐怀旧(节选)

宋祝平

中国人民是好客念旧的。

今天,已经很少有人知道,濒临东海的泉州,古代的名字叫做刺桐城。在遥远的公元七世纪,这里环城都种植着皮色青白,干上有刺的刺桐树。夏天,树冠缀满鸚鵡似的红花,远望仿佛是一树火,美极了。可惜,不知什么原因,这种高大的乔木今天在泉州已经罕见。不过,提起刺桐的名字,依然会从历史长河的记忆里,勾起人们对刺桐古城的不尽情思。因为,前后近一千年,刺桐城接待过无数亚非朋友,曾是培育发展亚非人民源远流长友谊的名城。

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里,向我们描述了他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(1292)从福州到达泉州时的情景:

……在五天的末尾,我们到了一个很大很繁华的刺桐城。这里是海港,所有印度的船皆来到这里,载着极值钱的商品,许多贵重的宝石和许多又大又美丽的珍珠。……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亚历山大港或到信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,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。……据商业量额上说,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。

其实,马可·波罗所说,只是一鳞半爪。当年闻名世界的刺桐港,不仅和印度,也和亚、非各国人民发展着日益频繁的海上贸易,互相友好往来。从泉州乘船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南下,经过今天



泉州

的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缅甸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，这大洋上漫长的友谊航线，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和北非的阿拉伯诸国。这种往来的开始年代，有文字记载的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中期的中国南北朝。到了十世纪以后的宋、元两代，全盛时期的刺桐港，帆樯林立，商贾如云，讲着多种语言的亚非朋友，带着恒河、幼发拉底河、尼罗河的宗教、文明和友谊来到刺桐城客居的竟有数万人之多。

谁是第一位客人呢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无名氏。但从记载泉州历史篇幅浩繁的线装书中，我们找到的第一个，是一位名叫枸那罗陀的僧人。在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(588)，这位鼻峰高耸、眼睛深沉、身披袈裟、足着麻鞋、皮肤被南方的炎日晒成了古铜色的印度僧人，背着他那小小的行囊来到泉州，在西郊的九日山，前后七年，把梵文的金刚经译成了汉文。到陈文帝天嘉六年(565)，才乘船离开泉州，前往今日马来半岛的古梭迦修国。

不光是来自印度的朋友，还有来自遥远的、隔着大洋的阿拉伯的朋友。明人何乔远在他编纂的《闽书》中写道：

默德那有吗喊叭德圣人，……门徒有大贤四人，唐武德中来朝，遂传教中国，一贤传教广州，二贤传教扬州，三贤四贤传泉州。

这两位被称为三贤、四贤的阿拉伯人，远离故国，跋涉重洋，在公元623年到达泉州，播下了伊斯兰教的种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最后，他们竟没有重返故土，而在中国的土地上长眠了。时间消失了一千多年，泉州东北郊的灵山，还屹立着被称之为“圣墓”的他们的陵墓。陵墓有一条两旁种着龙舌兰的草径可通，全部是用花岗岩修造的，左右还有用花岗岩砌成的石廊。一千多年来，虽然承

受着南中国的风风雨雨,但经过历代中国人民的细心维护,一切依然完好如旧。明成祖永乐十五年(1417),中国人民的使者三宝太监郑和,第五次前往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时,途经泉州,特地弃舟登岸,于五月十六日到“圣墓”行香,并在石廊左侧立下“行香”的碑记,表达了对他们的纪念。

要寻找中国人民与亚、非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,不妨再到泉州西郊的九日山去。这山不高,景色也不如古人所说的“幽秀如西湖,雄峻如庐山”之美,但那突兀的岩石,漫山的相思树,石头缝里淌出的清泉,也自有一番情趣。当年印度朋友枸那罗陀的译经之处已不可寻。不过,这山上的岩壁,却散放着浓郁的友谊花朵的温馨。

别以为苔痕斑驳的石头不会说话,你看,自宋高宗绍兴十二年(1142)以后,到宋理宗宝祐元年(1253)的一百多年间,错落刻在岩壁上的许多“祈风碑刻”,就在畅叙友情。这些石刻,是当年送别前来中国从事贸易的亚非朋友乘船回国,举行典礼为他们祈祝顺风的记录。那刻在东面岩壁上的一方仅有一百零一字的碑刻,就向我们描述了一次祈风盛会:宋理宗淳祐三年(1243)的初夏,泉州太守顾颐仲,为了替回国的亚非朋友送行,祝祷他在海上一帆风顺,按照朋友的习俗,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祈风典礼。礼成之后,又举行了“福禄宴会”,招待中外友人,并一同游览了九日山的名胜。参加这次典礼的地方官还有提舶寺丞(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)、别驾、左翼权军、舶愬、邑令尹等。记叙虽然简单,并且是官方的往来,但它却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见了亚非人民彼此之间的友好之情。



咏 刺 桐

王十朋

初见枝头万绿浓,
忽惊火伞欲烧空。
花先花后年俱熟,
莫道时人不爱红。





与东西塔对视

陈志泽

岩石是静默的。用岩石一块块垒叠的巨塔,而又一东一西遥相对峙,构成雄浑、悠远的意境,更是静默得甚至令它们周遭的一切也沉寂无声。我已是东西塔的老朋友了,来到它的面前,仍常常要凝神屏息与它对视,体验着一种无言的深广和超然物外的气度,一种越是凝望越是难以解读的内涵。要不是绕塔飞翔的燕子在我的头顶“啪”地剪开双翅,塔檐悬挂的风铃忽然清凌凌洒落一串脆响,我怕是要在这一片无边的静谧里长久地沉醉……东塔叫镇国塔,西塔叫仁寿塔。人们却习惯叫唤它们“东西塔”,而不太记